

礼泉县志

一
函
四
册

泉縣志卷第十二

醴泉縣知縣蔣驥昌

同撰

陽湖孫星衍

舊聞第十六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厲王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

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

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

後漢書順陽懷侯嘉傳建武二年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

嘉與戰于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

所錄事略以時代先後爲次不以書名

傳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據谷口

帝紀永初五年三月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詔北地徙

陽

魚豢典略馬騰字壽成茂陵人援後也獻帝初平中拜征東偏

將軍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于池陽遂移中
并頭而王丞攻騰營出無備遂破西走不復來東

舊志錄王莽傳池陽山人景事考前漢有谷口縣時池陽
縣境故不取

載記永嘉四年曜攻陷池陽

又劉允自上却將攻石生于長安戎夷皆起應允允次于仲橋
又前秦載記孔特起池陽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將軍桓溫
中軍殷浩請救

又符堅載記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
群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允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峻武都
汧雍十五萬戶于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盤石之宗

又後秦載記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起白

征建義元距却之

十國春秋丞相雄與清河王誌及左衛將軍飛分討孔特等
雄克池陽斬孔特

宋書盛宏之傳勃勃僞太子赫連瑱率衆三萬襲長安宏之領
步騎五千於池陽破之

新唐書武德四年帝獵于九嶷

劉昫唐書閻立德傳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攝司空營昭
三年攝司空營護太宗山陵

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旣達始終身復親見

山門孫經營不煩費人工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九嶷山

葬至廻絕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

于九嶷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佐命功臣義深舟

揖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也一所及賜以祕器使窆窆之時喪事無缺凡功臣密戚請聽之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墳高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葬者亦如之

又昭陵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于雙棧道上起山舍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亦依故事留棧道準舊山陵使閭立德奏曰元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旣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惟有寢宮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道固同山岳上嗚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投引禮經重有奏請依奏

范祖禹唐鑑十一年二月帝自爲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

妄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邱壘勞費
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唐管仲
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貴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
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已有今因
九峻山爲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
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
子孫奉以爲法至是帝以漢世謙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
慮葬恐子孫從世奢靡於是自爲終制因木爲陵客棺而

書事
小錄

後志太宗葬文德后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陵後歐
陽詢書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坐此宋游景叔所題
云得之唐園林記者是也景叔云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余兩

度觀之西第一四蹄端立有馬圍撫廐拔箭人馬相如鼻語東
第一西第二則三蹄立而前左一足作跑勢如索水草有嘶聲
三絕塵西奔香鬃錦帶飄飄怒起猶想見其竊雲掣當時也
可四尺馬軀可三尺雖半刻而稜稜露骨西第三石已

所謂馬圍拔箭者乃
行恭也昭陵志誤

唐書永徽二年四月乙酉秩獻昭獻二陵令從五品丞從
八品

唐書公主傳襄城公主永徽二年薨高宗遣工部侍郎邱行
淹馳驛弔祭陪葬昭陵喪次故城帝登樓望哭送柩

又永徽六年正月壬申朔親謁昭陵曲赦醴泉縣民放今年租
賦陵所宿衛將軍郎將進爵一等陵令丞加贈賜物甲戌至自

昭陵述事詩於陵側

侯白唐初錄唐長孫元同幼有機辯永徽中在京會宴因三
醴泉去京不遠百里遂行蠱毒須遠配流一人乃云若令配流
處還有百姓此人復行蠱毒元同云若令元同安置必令得所
諸人問之答曰但行蠱毒人並送與莫離支作食手眾皆歡笑
邵伯溫見聞後錄天下有冤者許哭于昭陵之下

劉昫唐書顯慶三年冬十一月鴻臚卿蕭嗣業於石園取賀魯
於昭陵

厥傳阿史那忠賀魯被拘執謂蕭嗣業曰舊聞漢法殺人
灰都而至京殺我請向昭陵使得謝罪于先帝高宗聞而怒
之及得賀魯令獻于昭陵詔特免死

又吐蕃傳高宗授弄讚爲駙馬都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元

關之下

又林邑傳太宗崩詔于陵所刊石回頭黎之形列于昭陵元關

之前

昌傳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于昭陵元關之下

谷輝傳太宗崩刻石圖諸曷鉢之形列于昭陵元關之下

又焉耆傳太宗葬昭陵乃刻石像龍突騎支之形列于元關之

下

又龜茲傳以訶黎布有矢畢爲左武翊衛中郎將太宗葬昭陵乃刻石像其形列于元關之前

又于闐傳其王伏闕信拜右僊衛大將軍太宗葬昭陵刻石像其形列于元關之下

按史載李勣秦瓊等築墳刻石事見陪塋名位下今不復錄

秋仁傑傳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仁傑
當免職高宗令卽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
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曰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
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
後謂陛下何如至

吐蕃傳永泰元年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之衆南犯王
畿吐蕃移營於醴泉縣九嵎山北因攻掠醴泉京城大駭

帝侍言旨天寶初有范氏居者知能知人休咎顏魯公尉

范居間命曰神巫某官階盡五品否居曰幾離乎一品

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著緋衫帶銀魚兒子補齋
郎某之望請矣范指坐上紫絲布食簾曰顏郎乎衫色如此其
功勞名節皆稱是云

冥祥記貞觀中邑人楊師操以藍田尉解任躬耕而天性躁急
喜談人過事無大小卽訟於官縣令裴瞿曇厭其煩瑣或不爲
理操卽上表告天嘗謂人曰吾嘗四度受戒日誦經論第人少
卽不能忍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見青衣白馬人從
云東陽大監召汝須臾不見操遂忽仆卽至東陽都錄事
會府君未散衙操私行曹司皆布几案床席囚徒帶枷鎖坐立
行住不可計再向東行有極小孔中見小星流出臭烟觸鼻兩
人手把鐵棒修理獄門操問此何所云是猛火獄有湯師操持
戒不全武健嚴酷欲遣入此操遂叩頭悲啼自陳名姓懇求作
方便復告云汝但頓生愧悔改惡從善兼能戒葷酒禮空王卽
往生他處操依言發願獲放還魂死三日復活

勸善書唐徐善才體泉人堅持齋素好誦觀音經武德二年冬

爲寇所獲寇次第入將至善才善才唯念觀音力乃下於
都不復覺時計方西至夜半覺身坐樹枝上天精月朗裸身更
行三里道拾葉又二里拾桃棗得救饑寒饑急行五十里倦休
大樹下瞑目誦經忽狼至前自念避寇逢狼死不免矣高誦經
竟而狼遂遁竟得歸鄰里驚嘆

又唐梁山釋文德醴泉人形質修偉志操貞潔時歲凶有疫癘
廣勸持誦用其言者果得免否則災禍及身

又遺俗者不知何書人亦不測所遊嘗止醴泉山中誦法華經
貞觀間因病將終告其友慧郭曰吾死十年後試發觀之若吾
舌朽滅是誦念無功舌如存者爲建一塔取信僧俗言訖終將
十年如其言發之血肉都盡惟舌尚存圓色善信僉其讚嘆乃
函舌本起塔于甘谷崖上

劉昫唐書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壬寅謁昭陵

又開元二十四年夏六月丙午醴泉妖人劉志誠率衆爲亂將
趣京城咸陽官吏燒便橋以斷其路俄而散走京兆府盡擒斬
之

冊府元龜天寶九載昭陵垂甘露

新唐書郭子儀傳懷恩說吐蕃等三十萬掠涇陽躡鳳翔入醴
泉奉天京師大震

劉昫唐書顏杲卿傳祿山遣蔣欽湊高邈率衆五千守土門杲
卿令參軍馮虔翟萬德等殺欽湊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和
馮虔萬德伏兵于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

安祿山事蹟潼關之戰我軍既敗賊將崔乾祐領白旗左右馳
突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謂是賊不敢

之須臾又見與乾祐關黃旗軍不勝退而又戰不一信不
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

劉昫唐書永泰元年懷讓客將尚器息磨尚悉東贊等寇奉

昭陵志高力士于太宗陵寢宮見小椀一椀木梳一黑角篋

子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首建義旗新王皇極隨身服用惟

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力士趨

入捧跪上上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珠垂棘之璧何以踰

此命史官書之冊

劉昫唐書李懷光傳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敗泚軍于醴

泉

又韓游瓌傳游瓌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

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州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兵值

又貞元十四年四月乙丑以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爲修奉八陵使先是昭陵寢殿爲火所焚至是獻昭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八十間橋元建三陵據闕補造

會要元和九年左金吾韓大將軍郭釗奏亡祖子儀陪葬建陵欲於墳所種植松楸敕如遇年月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有司許其種植

劉昫唐書元和十一年正月甲申盜焚斷建陵門戟

柳宗元河東集陳京行狀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共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

凡是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者也奏議不可上又
凡是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者也奏議不可上又
從之

新唐書姜慶初會修植建陵詔爲之使誤毀連岡
太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諫

五代史溫韜傳茂貞降梁改義勝軍爲靜勝軍卽以韜爲節度
使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石
室而昭陵最固韜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閑麗不異人間中爲
中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王
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世家舊事願到醴泉收葬少師求得少師綠玉枕于四翁汝和
家少師治醴泉縣愛及人羣深其後諸房子弟旣多不無侵損

于邑八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門則子侯過而復爭
小兒持盤賣菓爲族中群兒奪取啼而不敢較嘉祐初頤過呂
去少師時已八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
昔邨婦多持香茶祈蠶于家因招取其土以乞靈後禁止之
又少師卜居醴泉第舍狹頤少時常到宛然如書舊諸門房
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先公守鳳州麟四翁名逢問欲得
宅否先公荅以叔有之與某有之正同後十年再到則已爲四
翁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屋不忍復觀矣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
泉第宅大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

左編王嘉號重陽子咸陽人姓二十四月而生嘗醉于甘河會
二人披髮被氈王異之從而懇請授修直日訣再遇于醴泉師
趨拜之留秘語五篇後王出關倡教